

痴夢濃於絮

院藏改琦《紅樓夢圖詠》述介

隨著清代《紅樓夢》小說的盛行，為小說描繪人物插圖的藝術創作也應運而生。最早有程偉元《紅樓夢》插圖，世稱程甲本，後又出現程乙本、王希廉評本等。《紅樓夢圖詠》係改琦所繪首部以勾勒《紅樓夢》人物圖譜為主的木刻板畫冊，將附屬版畫的插圖提升為書籍主題，顛覆了插圖在書中的地位，又因改琦為清中晚期頗富盛名的文人詩畫家，以善畫仕女聞名，故此書廣為流傳，對後世影響甚鉅。本文即以院藏清刊本改琦《紅樓夢圖詠》為中心，探討成書背景與特色。

《紅樓夢》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膾炙人口的長篇章回小說，以賈寶玉、林黛玉和薛寶釵的情愛為主軸，描寫以賈府為核心的貴族世家生活與興衰榮枯，蘊含中國文化深厚的思想與藝術價值，深受社會大眾喜愛，也

是許多學者研究的對象，成為熱門的「紅學」。

改琦畫紅樓人物

《紅樓夢》小說盛行時適逢清代仕女繪畫流行，《紅樓夢》裡無論形

象鮮明的十二金釵，或是人數眾夥的女子與丫鬟，都成為畫家爭相創作的對象，一時蔚為風潮。

小說附有插圖由來已久，首部《紅樓夢》插畫本是程偉元（？）一八一八）的萃文書屋所出版，以

清 改琦 《紅樓夢圖詠》 林黛玉像 清刊圖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院藏《紅樓夢圖詠》
院藏本改琦《紅樓夢圖詠》版畫繪有五十五人，共五十幅圖畫，每一幅圖畫有各自的主題，畫後附名流題詞賦詩，從一到三篇不等，計七十五詠。改琦《紅樓夢圖詠》以木版刻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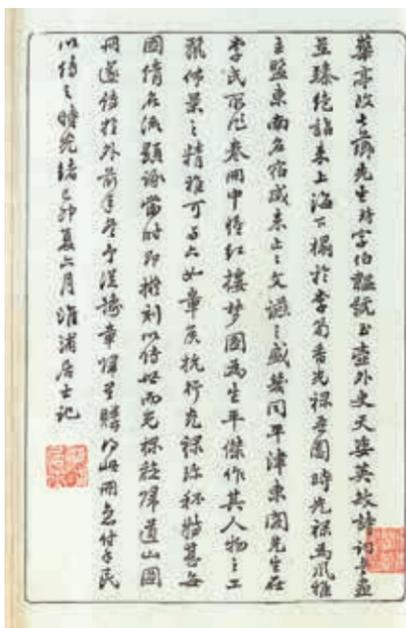
圖在當時已甚受重視，並擬刊刻傳世，但李筠嘉過世後，刊刻一事遂止於此。改琦手稿流傳在外，至改琦辭世前都未刊行。後淮浦居士輾轉購得此書，並於光緒五年（一八七九）夏正月鐫刻付梓，時改琦已辭世五十二年。



圖三 院藏《紅樓夢圖詠》的版本特色



圖二 院藏《紅樓夢圖詠》畫像上的改琦私印



圖一 清 改琦《紅樓夢圖詠》淮浦居士序清刊圖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其中以晚出的楊耀松文元堂翻刻本流傳最廣。文元堂本分「元、亨、利、貞」四冊，與初印本之圖像、鈐印、人名寫法略有不同，每一版框右下角欄線外標示冊號及序號。今多以「黛玉」圖中之「玉」字扁長，區分

續有文元堂本之翻刻本等。

刊行後，因以纖細柔媚的筆觸，細膩刻畫紅樓人物，創作風格符合當代潮流，故甚受歡迎，續有重刻、翻刻本等不斷出版，使今日《紅樓夢圖詠》所傳版本衆多，不易釐清各版本的傳衍。目前常見的版本有三種，各有幾處供版本辨別的特色：

1. 清光緒五年（一八七九）初刻本：為大開本，每冊不標序號。「黛玉」圖中之「玉」字較扁。續有初刻本之翻刻本等。
2. 重印本：小開本，某些圖像的個別地方吃墨不均，幾乎不鈐印記，無圖序編號。
3. 翻刻本：民國十年楊耀松所刊文元堂本，有牌記「浙江文元堂楊氏珍藏板」，鈐印與初刻本相異。「黛玉」圖中之「玉」字較初刻本長。

目前僅能推測院藏本最可能為文元堂清翻刻本。

院藏本原為楊守敬藏書，有「飛青閣藏書印」，改琦有多款私印，院藏本每一圖像均鈐一改琦私印（圖二），以「元、亨、利、貞」四字分為四冊，右下角欄線外標示冊次及序號（圖三），「黛玉」圖之「玉」字細長，上述特色頗近文元堂本之翻刻本。（圖四）然而無牌記或與刊行年代相關之資料，且經鈐印與文元堂本核對，又不盡相同，如院藏本扉頁無鈐印，「黛玉」圖鈐「改琦」，文元堂本鈐「七香」。但若與今各家刊行版本相比對，鈐印也諸多相異處。因改琦鈐印甚多，各版本常蓋有不同款式鈐印，也可能是書賈為販鬻營利，鈐印僅是為畫面美觀，或強調為改琦刻本所加，有待學者加以考訂。筆者

經觀察今流傳之各版本的藝術特色，大多能得改琦畫作精髓。首先，各版本人物景色並無太大差異，如各幅畫作均搭配各式不同印款一至二

二十四幅插圖與小說匯集印行，世稱「程甲本」，後續陸續有程乙本、王希廉評本、荊石山民評本《紅樓夢》插畫本、友于堂刊本、姚梅伯評本等。由諸多插圖本的刊行，可知以圖輔文的閱讀方式，普遍受到讀者歡迎。但這些插圖只是小說的附屬品，並非一書的主角，直至改琦（一七七三～一八二八）《紅樓夢圖詠》出現，成為首部以勾勒《紅樓夢》人物圖譜為主的木刻版畫畫冊。

據此序可知，《紅樓夢圖詠》是改琦寄宿於滄州李筠嘉的吾園時所繪製。李筠嘉（一七六六～一八二八），字修林，號荀香，上海人，官光祿寺典簿，精於鑑別，喜藏金石、書畫和碑帖，藏書四千七百餘種，編成《慈雲樓藏書志》八卷。改琦所繪紅樓夢

小說插圖的目的主要在提升小說可看性，利用圖版的視覺效果，具體呈現讀者在小說文字內容以外的想像空間，增加閱讀的樂趣。因此，畫匠對小說的理解程度，並根據小說內容發揮創意的畫法就顯得相當重要。改琦《紅樓夢圖詠》之所以能在眾書中脫穎而出，影響後世《紅樓夢》圖繪，即也因其獨特的文人畫家身分與創新筆法。

淮浦居士於改琦《紅樓夢圖詠》序云：
（改琦）來上海，下榻於李筠香光祿吾園，時光祿為風雅主盟，東南名宿咸來止止，文謙之盛，幾同天津東閣。先生在李氏所作卷冊中，惟紅樓夢圖為生平傑作，其人物之工麗，佈景之精雅，可與六如、章侯抗行，光祿珍秘特甚，每圖倩名流題詠，當時即擬刻以傳世。（圖一）

回族人，世代為宦，後寓居松江府華亭縣。嘉慶、道光年間，改琦即以詩文與善畫仕女聞名，「詩詞書畫並稱絕詣」。書畫宗法華岳，善用蘭葉描，所繪仕女衣紋細秀，造型柔美纖細，氣韻清雅，是當時仕女畫的創新風格，人稱「改派」。

回族人，世代為宦，後寓居松江府華亭縣。嘉慶、道光年間，改琦即以詩文與善畫仕女聞名，「詩詞書畫並稱絕詣」。書畫宗法華岳，善用蘭葉描，所繪仕女衣紋細秀，造型柔美纖細，氣韻清雅，是當時仕女畫的創新風格，人稱「改派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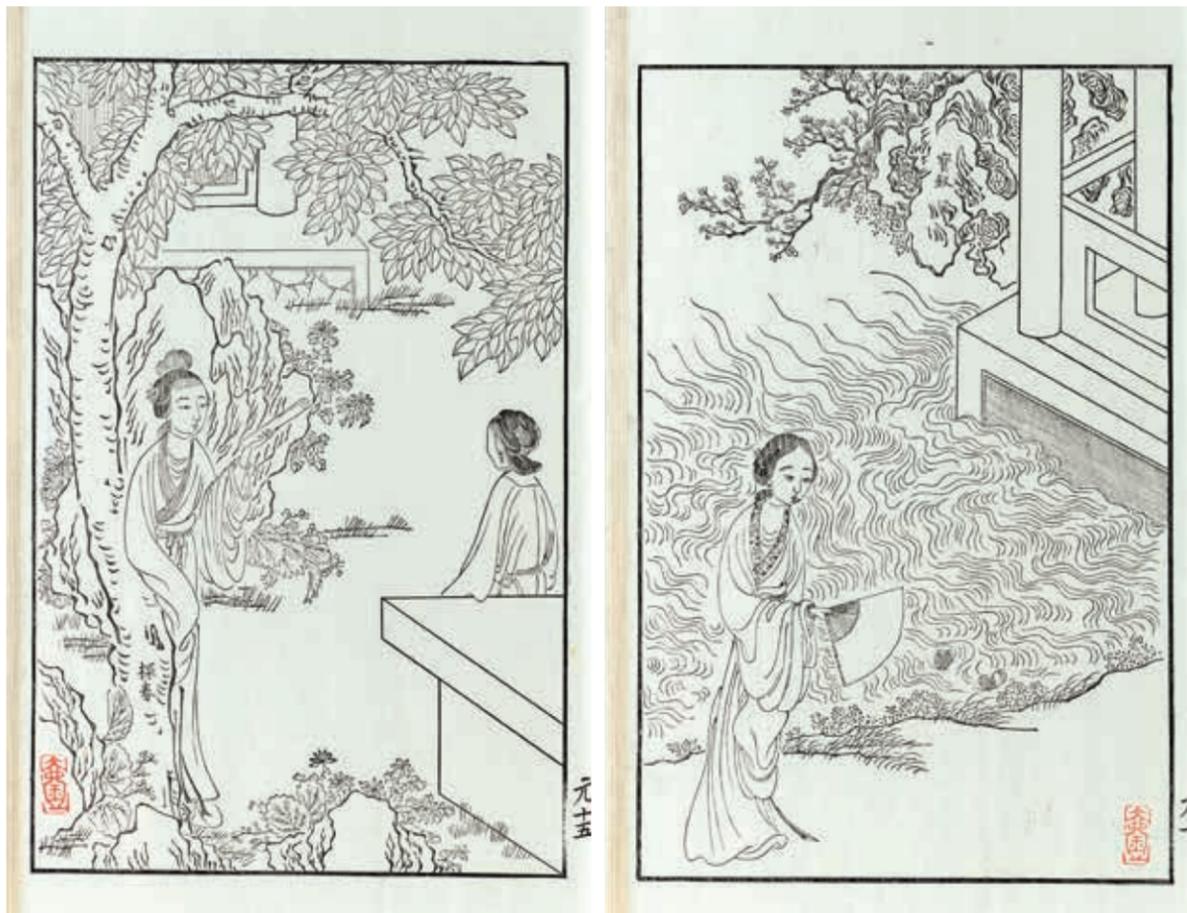
圖五 清 改琦《紅樓夢圖詠》 妙玉、李紈、麝月 清刊圖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印的型態，如人物順序、題詞者和冊數等，並非改琦有意為之。

為此書題詠的雅士中，不乏當代重要名流，如瞿應紹、張問陶、王希廉、錢杜和程庭鷺等人，名人題詠匯聚一堂，亦可看出清代中晚期江南一帶名士的交流。瞿應紹（一七七八—一八四九），字陸著，號月壺，詩書畫俱工，善製茗壺，並於壺上畫竹題詩，曾與紫砂名工楊彭年合作。晚年所創月壺，世稱「瞿壺」，在製壺藝術上有重要貢獻。瞿應紹在書中題詠四人，題晴雯詩云：（圖六）

宮花扇底慣呼來，破竹聲中暈蹙開。
極盡溫存如我意，太因嬌好被人猜。
空留針線悲當日，能得芙蓉嘆幾回。
冷指環和長指爪，只愁濁玉來同灰。

晴雯一圖是改琦據《紅樓夢》第五十二回「勇晴雯病補孔雀裘」繪製，改琦畫出晴雯拖著病體，在昏黃的燭光中，巧手為寶玉縫補孔雀裘。改琦畫出晴雯對寶玉的痴情，並擅長靈巧女工一事，瞿詩則為晴雯一角的戲份延伸，讓晴雯之死的悲劇，在痴情的畫作映襯下，更顯淒涼。



圖四 清 改琦《紅樓夢圖詠》 探春、薛寶釵 清刊圖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款；其次，書中的人物姓名巧妙融入背景，如半數圖像的芳名書於背景的石頭空白處，隱入畫中，如黛玉、寶釵、史湘雲、麝月等，探春、鴛鴦書於樹幹，妙玉名在瓶中，李紈名在柱上（圖五）等。前述可供判別版本的特點，若視為畫面點綴，亦無礙畫作欣賞，無怪乎《紅樓夢圖詠》各家爭相傳印，使得眾多版本流傳世面了。

題詠經典角色

改琦的《紅樓夢圖詠》的一大特色是錄有當時名人題詠。七十五則題詠附於五十幅圖畫後，題詠的詩詞大多能呼應改琦畫作主題，並賦予畫中人物延伸的情感與融入小說中的情節。

題詠多有題者鈐印，但僅部分錄紀年，時間最早者為姜皋、顧恒、高崇瑚和瞿應紹等人，題於嘉慶二十一年（一八一六）；紀年最晚者是顧頤波的秦鍾圖詠，題於道光二十五年（一八四五）。改琦生於一七七三年，卒於一八二八年，可見部分圖詠是改琦逝世後才撰寫，故此書最後刊

詩人張問陶則題詠史湘雲、碧痕與秦鍾。張問陶（一七六四—一八一四），字仲冶，號船山，清代著名詩人與書畫家，以綺羅香調題詞史湘雲：（圖七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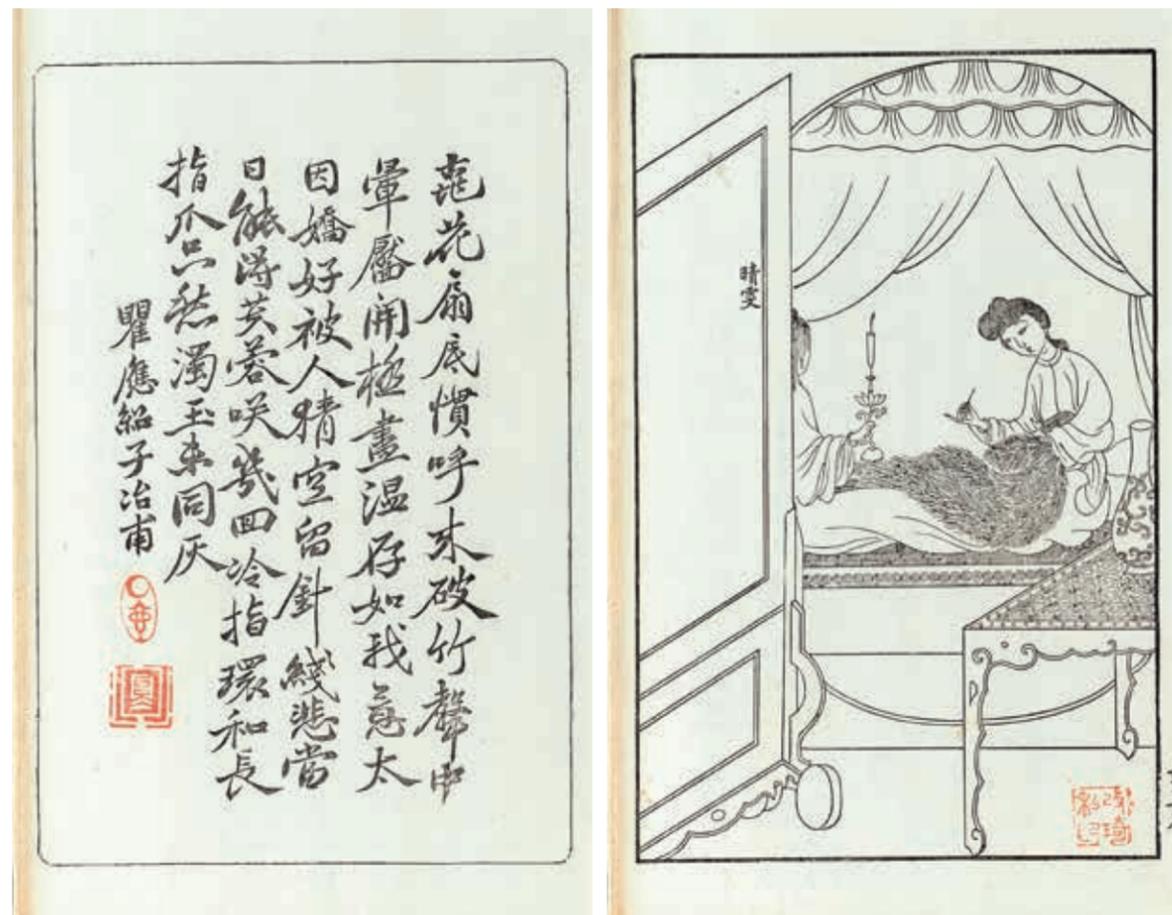
褥設芙蓉，筵開玳瑁，玉罕以霞爲酒。小院重簾，挾出一枝花瘦。情不管，石磴雲窩，漫贏得，粉融香透。殿台芳、葵尾杯深，掠頓眠起，暎痕逗。

藏鈎猶記裏底，爭奈花陰拂處，新涼偏驟。軟立東風，約畧夢迴時候。更何人，羅襪衣鈎，慰不醒，蝶裙痕皺。鏡鸞開、重理嬌鬟，幾番喧笑口。

改琦以《紅樓夢》第六十二回「憨湘雲醉眠芍藥裯，馱香菱情解石榴裙」慶生一事刻畫史湘雲。被罰酒而微醺的湘雲，婀娜醉臥芍藥花叢間的石磴上，半閉著雙眼，襯其嬌豔；頭枕胳膊，手垂磴緣，團扇落地，畫其豁達。張船山亦以此爲題，既描寫史湘雲天真瀟灑、無比歡樂的性情，也點出其醉臥芍藥的嫵媚姿態。圖文相輔，可說是《紅樓夢圖詠》最引人入



圖七 清 改琦 《紅樓夢圖詠》 史湘雲與張問陶題詠 清刊圖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 清 改琦 《紅樓夢圖詠》 晴雯像與瞿應紹題詠 清刊圖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勝之處。

除了題詠是本書一大特色外，《紅樓夢圖詠》對人物內心的刻畫和構圖安排，也是其獨特的藝術手法，改琦除了擅長仕女面容、妝髮與體態的勾勒，更能巧妙的以背景呈現人物內心世界，如「黛玉」圖，黛玉的形象是「兩鬢似蹙非蹙胃煙眉，一雙似泣非泣含露目。態生兩靨之愁，嬌襲一身之病。淚光點點，嬌喘微微。閒靜時如姣花照水，行動處似弱柳扶風。心較比干多一竅，病如西子勝三分。」（《紅樓夢》第三回）改琦所繪黛玉，明明被瀟湘館茂盛濃密的翠竹與坡石圍繞，還有其飼養之鸚鵡相伴，但黛玉身形單薄的曲線立姿，眉宇間帶著憂愁，更顯其弱柳扶風之姿與高傲孤寂之感，完全襯脫出黛玉在世人心中的特色。

小結

若說插畫小說是文學與繪畫兩種藝術的結合，當發展臻於成熟，純以小說人物為主的版畫獨立刊行，可說是文學與繪畫藝術結合的再昇華。

《紅樓夢》作為中國四大古典小說之一，其刻畫人物個個獨特又精到，讓每個角色的性格栩栩如生，鮮活的活在人們心中，才有可能從圖像與文字搭配的《紅樓夢》插畫小說中，獨立人物圖像，成為純以版畫搭配題詠刊行的《紅樓夢圖詠》，所以改琦《紅樓夢圖詠》的刊印與流行，可視為清代文學與繪畫藝術整體的成長，相信讀者觀覽改琦畫紅樓人物、朗讀圖詠時，自能感受到《紅樓夢》小說裡人物豐富的情感和戒不斷的貪、嗔、痴，進入畫中「痴夢濃於絮，只恐晨鐘喚不回」的思緒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文創行銷處

參考文獻

1. 顧晉海，〈《紅樓夢圖詠》版本比較〉，《上海博物館集刊》二〇〇二年，頁六七七～六八五。
2. 林佳幸，〈改琦《紅樓夢圖詠》之研究〉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，二〇〇四。
3. 陳正宏，〈近世中國繡像小說圖文關係序說：以所見幾種元明通俗小說刊本為例〉，《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》，二〇一〇年六月。